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通義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紹昱

謄錄監生臣程驪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通義卷九

吳江朱鶴齡撰

大雅

釋文文王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周公之  
正大雅民勞至桑柔五篇厲王之變大雅雲漢至常  
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召旻二篇幽王之變大  
雅

文王之什

文王在上於天

音鳥昭于天  
讀如吞○疏言文王為西伯在

于天也集傳則云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  
愚謂於昭于天猶周頌桓云於昭于天以德言為正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言帝命豈不文

王陟降在帝左右

讀如以○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

也箋在察也文王能察知天意順其

左右之宜而行之蘇傳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于天人

之際多以陟降言之○陳啓源曰首章首尾皆言文王

與天合德德與天合斯能受命也朱傳皆解為既沒而

其神在天與合德之旨殊矣愚按呂記所引朱說本用

古注集傳更之蓋以昭七年傳周王追命衛襄公語與

在帝左右相似也然詩意不同此章皆言文王

以德受命為全詩之綱不應以神之在天立說

○疊疊

音尾。勉也。

文王令聞

音問

不已陳錫哉周

爾雅哉始也箋文王有此令聞者由

能布恩惠之施以造始周國集傳則貫下文言之而云

哉語辭。○陳啓源曰左傳兩引此詩皆曰能施國語一

引此詩亦曰布利義與毛鄭同。侯文王孫子嚴緝陳

朱傳解為上帝敷錫于周恐非也。文王孫子嚴緝陳

也推懷保惠鮮之澤也夫陳錫哉周者錫民也而又錫

其子孫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

孫又生子。言其遠。文王孫子本支子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

世。陳啓源曰本支百世不顯亦世二世字相應故亦之

言君世為君臣亦世為臣蓋不僅世其祿并世其官

焉所世者皆顯德之士意世卿自是先王舊典非始于

春秋也愚按王制雖云外諸侯世內諸侯祿然周初周

名毛祭蘇芮諸家皆代為王朝卿士則畿內不徒世祿

明矣當時元臣之後必擇其人而官之公羊譏世卿之

宗經通義

二

說恐不盡然辨  
詳余春秋集說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

美多士生也

此王國

讀如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為安寧焉猶人勤于畷田反以自養樂于

植材適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

大也

哉天命有商孫

子箋使臣有殷之孫子謂臣而有之也嚴緝文王之時未能有商之孫子蓋推原周之代商由于文王故以

為文王能有之也黃震曰朱傳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此于上下文脉不順 商之

孫子其麗

曹氏訓麗為附嚴緝引之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讀如白

箋為君子周九服之中今解云維于周而服事之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傳殷士殷侯也疏即前商之孫子服周者陳啓源曰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

文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即其證也不必云商子孫之臣屬

膚敏

疾美而

裸

音灌周禮疏

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嚴緝裸灌古字通宗廟有灌天地大神不灌將行也于京讀如姜

厥作裸將常服

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

黼冔

音許士冠禮

周弁殷冔夏收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

言配命

配合上天眷命之意

自求多福

讀如

殷之未喪

去聲

師克配

上帝

呂記王者代天理物擅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宜鑒于殷駿

命不易

去聲

○命之不易無盻爾躬

讀姑弘反音昆

宣昭義問

宣昭

言通求其理而昭明之義問以德  
義詢問于人也呂嚴同此解亦通  
有又德通虞度也殷自天讀  
吞○李氏曰有虞殷自天又以  
殷之見絕于天者自審度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

讀房尤  
反音浮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受命作周猶康  
誥云肇造區夏乃後人推本言之耳史遷遂以虞芮  
質成為文王受命稱王之始漢儒惑于讖緯又雜以  
赤雀丹書之說其誣甚矣永叔頽濱皆有辨然文王



雖無稱王事而受命改元則不可謂妄周公言文王

享國五十載而武成云惟九年大統未集九年非受

命之年乎

子有辨詳  
尚書埤傳

古序文王以下諸詩並不言作者何人惟呂氏春秋

引文王在上四語以為周公之詩東萊謂非周公不

能作

國語文王大明兩君相見之樂也韋氏曰兩君相見  
必歌文王大明者欲其知周家世德如此明尊王之

義也朱子謂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因以  
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首章言文王有顯德而受天  
成命也德顯即於昭之謂命時即維新之謂陟降左  
右即在上於昭之謂也二章言天命集于文王不惟  
其身又使其傳世永久三章述文王得人之盛以明  
其世顯者如此四章推言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之本  
故天命文王有此商之孫子而商後人皆臣服之也  
五章述殷後人裸將之事而因以為戒六章戒成王

當念祖而監殷配命言其用配帝言其體其義一也  
末章又申上監殷法祖之意能法文王則萬邦信之  
而天命可永保文王即天也○此詩自三章以下語  
相承接累累如貫珠王世貞謂是曹植贈白馬王詩  
章法所祖

文王七章章八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明明毛專目文王鄭兼目文武集傳以二句槩言天人之理愚謂作

槩論亦是然章首為全詩發端明明之德當即屬文武言之

天難忱

音

斯不易維王

天位殷適

音嫡。嫡子。紂為帝乙嫡子。

使不挾

音接。子變反。

四方○摯仲氏

任

音壬。○周語摯疇之國由太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國名記蔡之平與有摯亭一統志平與故城在

汝寧府東摯仲氏任言摯國任姓之仲女也漢儒說禮惟嫁長女餘皆為媵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摯任非耶

自彼殷商

摯國在商畿內

來嫁于周曰嬪

音賓

于京

讀如姜

乃及王

季維德之行

讀如杭。○箋配王季而與共行仁義之德

大

音任

王氏曰摯仲氏任係其父

而言也大任係其子而言也

有身

讀尸羊反音商

生此文王

大任娠文王能胎教詳列女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讀如

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讀昨合反音雜

文王初

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水經注河水逕郃陽縣城東故有莘邑為太姒之國

在渭

之渙

音士。爾雅注渙水邊洽陽渭渙莘國所在。箋天為文王生配于氣勢之處。

文王嘉

昏禮

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

牽適反音欠。說文俔譬也。

天之妹

帝即

乙歸妹之妹

文定厥祥

文王定其吉祥謂納幣

親迎

去聲

于渭造舟

造本作舳

○說文古文從舟方言舳舟謂之浮梁李巡注爾雅亦云比其舟而渡曰造舟與造作之造不同也

為梁

麗云渡渭

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音姜纘

女維莘

集傳無叶或讀尸羊反音商。與地廣記同州郃陽縣古莘國季本曰莘本姒姓國在郃陽縣

南二十里與伊尹耕于有莘之莘不同伊尹之莘史記正義以為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長

聲子維行

音杭。邠泉水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是嫁曰行此言纘太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長女

來嫁于周也鄭云即上維德之行亦通

篤生武王保右

音佑。命爾燮師克在和故曰

燮

伐大商

呂記大商者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不能伐之也

○殷商之

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

箋侯諸侯也嚴緝予侯猶云我后商人稱

之也商人謂武王以諸侯而與起與前篇侯訓維不同

上帝臨女

音汝。無貳爾心疑貳

○牧野洋洋

箋言戰地寬廣不用權詐也水經注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行據臯跨澤

悉牧野之地故詩稱洋洋

檀車煌煌駟駟

音元。馬赤色黑鬣而白腹者名駟檀弓周人戎事

乘彭彭

讀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

伐

李氏曰肆伐大聲其罪也

大商會朝

會戰之朝武成所云甲子昧爽

清明

音芒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箋二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歐蘇則云此

以別于小雅之小明非有他義

辨見小雅

序于文王言明

德不言天命武王言天命不言明德蓋互見爾

此詩朱子謂亦周公作以戒成王首章言天監明德

故周以之興而殷不免于亡也二章述太任生文王

三章述文王之德四章述天命太姒以配文王五章

六章述文王親迎太姒生武王以伐商也七章八章述武王伐商天人協應之休以終首章之意○陳櫟曰人必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賢故詩美聖德往往推其所自來如生民言稷而及姜嫄此詩言文王而及太任言武王而及太姒皆是也聖賢之生豈偶然哉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縣縣瓜瓞

音埕楊旭云說文从瓜失聲當叶直質反音秩○疏瓞名瓞小瓜也近本初生之瓜必小



于前歲之瓜故謂之爬至末而後大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爬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嘗之胃也中嘗

衰小後至太王文王更大故以爪民之初生猶言初起自土

沮音漆自土沮漆言周人初興自漆沮之土乃倒句疏沮漆云漆沮二水在幽東流亦過岐地然今幽岐間

止有漆水耳沮水自在北地劉瑾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古

公疏在幽為公故曰公年世久音甫匱父音桃復音福從說文

作陶穴讀音聿○箋復者復于土上鑿地為穴皆如陶然何楷曰古者窟居平地則累土為之謂之復

高地則鑿地為坎謂之穴皆如陶窰然此只民俗如此耳非必太王自居之也陳啓源曰如集傳解則似太

王居于窰窰之內恐無是理况陶復程大昌未有家室曰自土既各為一物下文不應復出陶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沮漆此唐善潤縣之漆水也凡經詩所指自太王遷岐  
為始曾無一語上及公劉自鄭氏以陶復陶穴為在豳  
時談詩者悉主本其說季本曰雍州有二漆沮而皆入  
渭其一在漢馮翊之地涇之下流也其一在漢扶風之  
地禮之上流也禹貢導渭東至漆沮則馮翊之漆沮也  
意者扶風漆沮小而可略馮翊漆沮大而當詳歟以詩  
言之馮翊漆沮即潛猗歟漆沮者是也扶風漆沮即縣  
自土沮漆者是也自土沮漆顏師古謂齊詩作自杜蓋  
太王始避狄難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是去邠踰梁山後  
事三水皆在岐梁間于時尚未至岐下故未定周原之  
居舊說以此句為指豳言非也陳啓源曰以首章為居  
豳事者鄭箋之說耳毛傳于首章即述太王避狄遷岐  
事三章傳又云周原漆沮之間是明以首章之沮漆即  
是周原矣蓋遷岐之始土地榛蕪民居復穴理固有之  
公劉至太王已經十世豳地安有尚穴居之理不獨于  
豳斯館已見為公劉七月詩曰入此室處曰亟其乘屋

曰躋彼公堂豈無室家者乎蓋詩之首章先言岐地之荒涼下章方言太王相度經營之事次第如此未有室正與下俾立室家相應皆指岐周言耳孔仲達既知函地之無室家于理難通而曲為置解亦信鄭之太過也名物疏謂縣詩首章本說岐周得之愚按陶復陶穴疏謂土俗如此儘通但專指函言則失之未有室家本言未有人君室家之盛非謂無室可居也

○古公亶父來

自函地而來

朝走馬

音叶

嵯率西水滸至于岐下

讀音五○地理考異岐山在鳳翔府美陽縣東北十里○疏循

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岐山之下何楷曰雍錄云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孟子踰梁山是也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按水經杜水合漆水入于渭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

箋自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知

○周原膺膺

音武董

音謹○按疏云爾雅茝葦草注即烏頭也集傳從之嚴

緝以烏頭有毒不可食引內則葦葢為言若是葦葢之

葦此本美草何必周原始甘哉聞茶屬藜如飴音移爰始爰

西北人啖烏附如芋亦非不可食

謀讀音迷爰契春官董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契苦

後說即此義當並存之我龜李氏曰始者謀于已也爰謀謀于人

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之序日止曰時居止已得其地築室于

茲○廼慰廼止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廼

左廼右讀如以○疏公宮在中民居左右王廼疆廼理肅云或左或右開地置邑以居民也

廼宣廼畝讀如米○嚴緝民居既定乃治內事疆則盡其經界理則分其土宜宣則導其溝洫畝則

度其廣狹

自西徂東

疏函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從漆沮西南行正東乃得周

周爰執事

編為其事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

讀如姑

其繩則直

縮版以載

讀如即○集傳解縮版以載全用疏文李氏曰左傳凡興土功則言板榦蓋立木兩旁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

作廟翼翼

○抃

音俱○盛土于器

之陜陜

音仍○度入聲○投

之薨薨

衆聲

築之登登

相應聲

削屨馮馮

音憑○牆成而削治聖凸以就平直聲馮馮然

百堵

皆興馨

音鼻鼓弗勝

平聲○周禮鼓人掌馨鼓即考工記之鼻鼓馨鼻通用鼻者緩也故以節

鼓考索曰以馨鼓節之而不能止故曰弗勝

○迺立臯門

郭臯門有伉

音抗迺

立應

平聲門

正門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作

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

應門將將

音槍廼

立冢土

大社王氏曰宗

廟宮室內事也自內

戎醜攸行

音杭○宜于社以出師

肆

爾雅注肆

既為故

不殄

音佃

厥愠亦不隕厥問

聞通○姚舜牧曰不

殄厥愠集傳以愠屬

昆夷按太王所避者狄人即獯鬻非昆夷也即就昆夷言既不殄絕其愠怒將侵陵無已何不隕問之有此厥

愠厥問俱屬太王太王避狄以祖宗之土地人民一旦棄之遠徙聲問不從此隕乎吾寧無愠心乎今遷于岐

下建國立都如此即中心不能無愠而創造基宇聲問仍如昔時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此便是厥問孟子

引之特斷耳柞

見小

棫

音域○白按也柞類爾雅注小木

章取義耳柞雅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

拔

音佩。○ 擬拔而上。

矣行道兌

音憇。○ 通道。

矣混

音混。○ 混夷駢

音兌。○ 駢馬行

疾矣維其喙

音諱。○ 傳喙因也。疏云喙之為困未詳。按晉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

注喙短氣貌，短氣正喙之狀。呂大臨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呂記嚴緝皆引之。

矣。按此章鄭

箋專指文王嚴緝專指太王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太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詩曰：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為文王之事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畜積累世，始于太王而終於文王耳。此東萊說集傳從之。

○ 虞芮

季本曰：郡

縣志：虞在陝州平陸縣東北，芮在陝州芮城縣西。今按平陸芮城俱屬山西，解州在河東，通典謂古芮城在同州馮翊縣，非也。馮翊城在高陵縣南二里。質厥成，按左乃河西地去平陸遠，史記正義亦辨之矣。

請成求成行成董成質厥成言二國質文王得成其和平也。正指相讓而退言之。○蘇傳文王始國于岐山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起其後克密須而國于岐渭之間。克崇然後涉渭作都于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止行于西南。未能及于東北。至虞芮質成則東北既集矣。

文王蹶

音愧

厥生

何楷曰生是興起之義。陳啓源曰蹶生與初生意相首尾。周家王業太王始之而漸興。文王動之而

並大正見文王之興本于太王與序義合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

後

去聲讀如

予曰有奔奏

音走讀宗五反音祖

予曰有禦侮

集傳解疏附四句全用傳四予

字皆屬詩人自言。東萊云虞芮質成則道化大行矣。文王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附疏云云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德盛而不居也。此說亦通。



序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朱子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文王因之而受天命也

首章二章言太王自豳遷岐周之事四章至七章詳定民居次築宗廟宮室立門社之事八章言由太王至文王而昆夷始服末章言文王受命之事歸功四友是章末波瀾

緜九章章六句

芄芄棧樸

音卜。莖白。榘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疏釋木云。樸枹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

薪之醮

音酉。嚴緝積以待其乾而用之。疏棧木叢生。喻賢人衆多。薪醮。喻引而置之。于位。

濟

濟辟

音璧。王左右趣。讀此苟反之。美文王用才不遺微。小人皆趨而事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疏祭之用瓚。惟灌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

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曹氏曰。璋以為瓚柄。所以裸也。周禮玉人。裸圭。尺有二寸。

有瓚而璋則半之。故曰半圭。沈括曰。璋者圭之半體。合之則成圭。象左右之臣合體一心。趨向乎王也。

璋哉。我髦士攸宜

讀音哉。我然故。今俊士之所宜。○渙彼

涇舟。烝徒楫之

箋。渙。渙然。涇水中之。○周王于邁。謂有所

征往如伐崇伐須密之類按密國在今涇州靈臺縣  
西文王伐密必道由涇水則涇舟雖興亦賦實事也  
六

師及之

陳氏曰六師及之言不待戒命而至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讀如吞

蘇傳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亦有雲漢以為之章耳歐陽義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

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文王久道化成豈不遐遠哉其作人乎遐用毛義朱傳云與何通

○追

音堆○傳追雕也

琢

金曰琢玉曰琢

其章金玉其相

質也王氏曰文王作人外

則使有章內則使有質鄧元錫曰金玉徽追琢不章以興俊髦徽教化不成按追琢即追琢此金玉也必追琢之煥發其章而後顯其為良金美玉之質此王荆公說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追琢矣其質如金玉矣亦通集傳分三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疏綱者網之大繩紀者別理絲縷以

喻為政有舉大綱  
者有理細事者

序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王志長曰首章言文王得人之助次章言助祭得人  
三章言師行得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二者舉重  
而言也然一代之才天生之必君成之四五章遂推  
文王造就人才之本雲漢為章言其規模之廣大追  
琢金玉言其陶冶之精純而總歸于我王之勉勉棧  
樸之勉勉作人之本也文王之亶亶思皇之本也思

齊之無數譽髦之本也蓋造就人才非德之盛者不能也○祭祀軍旅才皆可用見文王之能官人而人皆趨向之也雲漢自然之章也追琢之章與自然之章相成而勉勉之綱紀乃其所以壽考作人者也

### 棫樸五章章四句

瞻彼旱

傳旱山名也曹氏曰按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漢古文漢字旱山在

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為興焉

麓榛楛

音濟濟

上聲○呂記榛楛喻君子榛楛得麓

而茂盛喻君子承先祖而受福邇敬曰榛可  
以供籩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才以比聖德

豈弟君子

干祿豈弟

豈弟而福祿隨之則其干祿也以豈弟矣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

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國語引此章云早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毛傳依此為義然未必詩人發興之旨故朱○瑟箋瑟潔鮮貌

彼玉瓚

才早反音贊○瓚勺也疏

傳呂記皆不從○玉瓚盛鬯酒之器以圭為柄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酒從中流出故曰黃金所以飾流也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盛之也

黃

流在中

按毛謂以黃金為勺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當兩存之金色黃

鬱金草色又黃酒流其中故曰黃流

豈弟君子福祿來降

讀呼攻反音烘

○鳶飛

戾天吞魚躍于淵

音因○飛天躍淵皆言自得之意集傳引李氏說似以鳶飛喻魚躍矣王

志長曰鳶飛魚躍以興因材而篤盡天下智  
愚賢不肖歸之大道比聖人作人之極功  
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清酒既載

讀如即○箋既載言已在尊中也

騂牡既備

讀如

白

以享以祀

讀如亦

以介景福

讀如

○瑟

箋茂盛貌

彼柞棫民

所燎矣

嚴緝箋謂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燎燎除其芻草治之使無害不若云民取以供燎不費辭也說

文芟草燒之曰燎

豈弟君子神所勞

去聲

矣

疏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自嚴緝此

柞棫之茂盛其長育者非一日故民得以為燎薪之用猶文王之得福由其祖先之積累也

○莫莫

葛藟

音壘音異

于條枚

箋葛藟延蔓于木之枝榦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豈弟

君子求福不回

以豈弟而求福其求福也豈有回邪之行乎嚴緝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

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稍有覲倖之心即為回邪矣

序旱麓受祖也

疏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

之業大

音泰

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郝敬曰文王以聖德承祖考綦隆之業可以王而不

王小心恭順養和平之福以啓後人故曰豈弟君子

于祿豈弟詩人可謂善頌而古序曰受祖也箋疏誤

以詩中君子即太王王季朱子因詆序說為謬皆未

深究其旨耳文王以下諸詩義各不同首篇言代商



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言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德後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故序曰受祖又歷序祖德而于太王王季借詩中福祿語以推重其功德見文王凝承祖德者厚非以此詩為為太王王季作也箋疏之誤并以累序故讀詩難讀序亦不易也王志長曰前人有治功而後世涼薄不能承受則先烈易墮后稷公劉太王王季之業非文王不能

戴也故曰受祖也○按後序干祿百福語不成文鄭

氏以詩中豈弟君子為太王王季毛傳本無此說疑

後序毛所未見也

此東萊說  
華谷同

朱傳解君子為文王得

之朱子又云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受釐之樂歌

呂記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所

謂受祖也次章申干祿之義王季受圭瓚之賜

孔叢  
子子

思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  
秬鬯之賜竹書紀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

之戎獲其三大夫  
王賜之圭瓚秬鬯

而文王因之亦受祖也三章言文

王作人之盛至于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之久不能亦所謂受祖也清酒三章皆言受福于神之事○

林屬于山為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其氣深厚故草木盛長旱麓之榛楛衆多惟得山氣厚也山喻祖先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祿

也

此華谷說

玉瓚黃流言主祭之事賦中有興意集傳所

謂見寶器不薦夫褻味而黃流不注于瓦缶則知盛德必享夫福祿而福澤不降于淫人是也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

各得其所也周家作人其氣象如此

此穎濱說

言作人而

即以助福得福繼之蓋祖先遺子孫之業莫大于人

才

此東萊說

子孫善承其道則百福集矣求福不回與首

章干祿豈弟應句法畧同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

音齋

大

音泰

任文王之母

音某古音

考音米

思媚周姜

太姜太

王之妃

文王祖母也

京室之婦

音阜古音考音喜○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

盡婦道者  
太任也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讀尼心反音近  
吟古音考音寧

○惠

于宗公

傳疏訓宗廟先公集傳從之張氏曰未追王故  
稱公鄭云大臣也與晉語胥臣引詩合但下二

語即言神從  
傳疏為正

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音通

刑于寡妻

寡妻毛  
云嫡妻

鄭云寡有之妻言德也集傳用蘇說訓寡小君詩人于  
此不應代為謙解○呂記德至鬼神無怨恫然後可以

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

當讀如字

于家邦

讀下工反音崩古音  
考音崩○說文御使

馬也愚謂此御即御車之御鄭云治也邦家之衆猶車  
馬然整齊之調適之所以御也碩人疏述毛云治民如

御馬之執轡使之成文章如織組然以御者執轡于此  
使馬騁于彼織組者總紕于此而成文于彼皆動于近

成于遠也此御于家邦之說也毛于此請道訓迎  
非是朱子注孟子從鄭箋詩傳却從毛殊不可解○雖

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

音

亦保

此無射舊注作數解按注

南子天文訓引月令律中無射高誘注云射出也九月陽氣收藏不復出也詩言雖不顯著而常若監臨雖無

散越而猶加保守如此說似勝

○肆戎疾大難

不殄烈假大也

不瑕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

此章珍瑕二字集傳無叶未詳○亦式亦入文章德之見于事者如此此章集傳解極

明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嚴緝王制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謂造成之也

古之人

就作詩之時言之則文王為古人矣許氏曰典謨作于虞夏其稱堯舜禹皋已曰稽古則此詩

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無斃音譽髦斯士

此章斃與德叶乃隔句用韻次句未

句集傳無叶亦未詳顧炎武曰此與上章俱無韻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箋言非但天性  
德有所由成

郝敬曰母聖妻賢聖人之遇而其所以聖不在此無  
數者乃其所以聖也無數則純純一不已文王之所  
以為文也二南之化始于宮闈孚于祖考達于家邦  
故首章言母妻之賢和敬藹于壺內其培植者深也  
二章言宗公之惠和敬孚于鬼神其感通者遠也三  
章言德純肅雖遭大難而不變四章言功妙神化開  
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造端于齊媚之徽音而醞釀于

肅雝之無斃者故論文德之純無若思齊此序謂之  
所以聖也王志長曰若如舊解似文王之聖都賴家  
庭况周姜太任早麓受祖之說已包舉在內太姒婦  
德方以為文王刑于之效奈何亦指為文王之所以  
聖乎如郝仲輿說可以無弊○首章言文王之聖本  
于太任之賢而太姒嗣之則化成于內次章詳文德  
之孚格神人而臨保式入則文王之所以聖也終言  
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即前詩遐不作人意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鄭氏作四章章六句諸本

皆從毛氏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

讀黑各反音郝

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箋求民之

定謂所歸往也按孟子定于

維此二國

夏商

其政不獲

讀音鑊。疏夏殷二國之政不

得于民心詩意主于紂耳以桀亦亡夏其惡相等故配而言之猶崧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

維彼四

國

四方之國

爰究爰度

音鐸

上帝耆

呂記巨夷反音奇劉瑾曰耆釋文音儲集傳訓為致

則當音指讀如耆定爾功之耆

之憎

當作增

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讀如鐸。與太王以岐周之地而定之

○作之屏之其蓄

音緇。蓄木立死者荀子

周公身

**其翳**

音壹。翳木倒地者其枝葉蔽塞

**修之平之其灌**

木叢生

**其**

**柳**

音例。爾雅柳注云子如小栗陸璣疏葉如榆訓行生者乃程傳之說

**啓之辟**

音

**之其**

**檉**

呂記穀貞反音稱赤莖小楊也

**其楛**

音居。節中腫即靈壽木

**攘之剔之其槩**

音儉。山桑

**其柘**

讀都故反音妬。桑類。埤雅作屏至攘剔八者皆刊除之次第蓋生聚日繁故刊

除林木為作室治田之計耳輔氏曰蓄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樹則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楛凡木則芟

除之槩柘美材則

**帝遷明德串**

當讀古惠切音慣與貫通

**夷載路**

此句

難解毛云串習也夷常也按太王遷岐幽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故言民貫習其平夷之德來

歸者在道而不絕也程解蘇傳呂記俱同此說今從之

**天立厥配**

程子曰天立厥配言天監其德

足以配天而立之使王歐陽義呂  
記嚴輝同集傳配賢妃謂太姜也  
受命既固○帝省其

山岐柞棫斯拔音松柏斯兌帝作邦天興周邦作對立聖君為已配

謂文王也何楷曰作邦即所謂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作對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也  
自大音恭伯王

季疏由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立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故曰自太伯王季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讀如以○真氏曰曰因心者見至情出于天性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後世漢顯宗以

東海王疆遜已而友之唐玄宗以宋王成器  
遜已而友之其友同而所以友之者則異  
則友其兄

荒讀如則篤其慶讀如載錫之光受祿無喪不失先業奄有四

方王志長曰太伯至德不必言王季儼然得國或嫌過任故詩人原其因心則友之懿著其篤慶錫光之美

以見天之所興王季不得而卻蓋聖人之事以順天時  
行為正餘非所計也○金氏曰橫渠嘗言殷自中世棄

西方之地不顧又昆夷獫狁為患非王季不足當之故  
帝乙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使專征伐九命作伯見孔叢

子○此章集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傳心能制義曰度  
疏服虔云心能制

事使其宜朱氏曰帝靜其德音其德克明照臨克

度其心者使之能權也 明克類知類克長上聲○道德克君政教足王去聲此大

邦克順能使人愛克比當音避下同○能使人從愚謂此即  
比萬國親諸侯之比舊注作比方解

故音七集傳既更為上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讀如喜○  
德盛無可

下相親仍從舊音非也 既受帝祉施音于孫子陳啓源曰章首維此王季  
左傳引作文王是也此語

悔之 事

毛公無傳王肅述毛而解為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  
左傳引詩後復云近文德矣申言九德為文王之德則  
傳文非誤又可知又孔氏疏以韓詩亦作文王三者皆  
同豈不足信乎鄭箋作王季安知非傳習之訛愚謂此  
說極有理惟比于文王句難通然比于不必訓至于此  
句蒙大邦來言文王能順而比之故國人皆親比文王  
也

○帝謂文王

鄧元錫曰帝謂文王何也由文王而  
稽天若而天亦諄諄然面命之也

無

然畔援

音院○毛云  
畔道援取

無然歆

心動也

羨

毛云  
貪羨

誕先登于岸

王氏曰以涉川喻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程子曰天謂  
文王無以黨比為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  
下于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記文王雖赫怒用師  
實出于無心畔援歆羨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  
連濟于大  
密  
季本曰括地志陰密故城在鶉觚縣西其  
東接縣城即古密國按鶉觚縣城在今涇

密

難而已

州靈臺縣西五十里與邠州西界相接蓋亦戎翟之國

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在

密之南界亦近邠國張氏云涇州有吳池即此

祖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釋文安旦反呂記如字讀

祖旅阮共旅為密人所侵文王逼之鄭

以阮祖共為三國名祖旅為祖國之旅至集傳之解實本汲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率

師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師遂遷于程

以篤于注疏石經皆有此于字呂記嚴緝同惟集傳無

之疑誤脫周祐以對于天下讀音戶○依其在京

讀音姜○呂記用兵必有

根本之地文王駐兵周京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嚴緝侵自阮疆言却自阮疆而

秋書公至自晉侵密句法猶春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

泉我泉我池

讀如駝。文王師至其地故內之而稱我也。楊氏曰：聖人一視天下無彼我之異。陵

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之辭。陳啓源曰：無矢無飲言敵人畏避無敢我當耳。楊中立以

為戒。輯軍士語近鑿夫陳師飲泉出兵之常事何得禁之哉。度其鮮毛引爾雅釋山云小山別大山

曰鮮鄭引爾雅釋詁云善也。二解不同皆音息。淺反。原何楷曰周書和寤解云王

以鮮原為近岐周之地度其鮮原文王居岐之陽疏文因密人既服班師而歸道經于此也。王以

民歸益衆乃遷居要所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云居岐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與

皇甫謐云文王徙都于程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在渭之

將側萬邦之方

傳則也。箋猶嚮也。

下民之王

疏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

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季本曰舊說以度鮮原居岐陽為徙都程邑則于上文伐密事不連屬而又不言遷程之詳竊意太王遷岐已歷三世豈可輕議遷都雖民歸漸衆自宜就野受廬何必并國邑遷之而況岐陽渭將非遠在故都之外者乎觀文王有聲詩歷敘文武豐鎬之遷而不及于程則遷程之說未可深信考史記亦無遷程之事惟逸周書稱王宅程三年遭大荒而遷豈益博會也後儒因以程為漢扶風安陵即今咸陽又或以程為卑郢之郢皆臆說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不長

嚴緝讀上聲

夏以革

呂記聲與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與革謂侈大與變

革也不大聲與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與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不識不

知不作聰明順帝之則

季本曰將舉伐崇之事先言其喜怒之合于天而無私也

帝謂文



王詢爾仇方

按仇方集傳訓讐國本之鄭箋蓋謂與民為讐之國也若云讐已則文王伐崇乃修

怨之師矣又按毛云仇匹也仇方謂匹已之與國如秦誓所云友邦也文王為西伯其連屬之國必多自鄭訓

怨耦曰仇因以崇侯虎當之不若從毛為當同爾兄弟謂同姓以爾鈞援與

爾臨衝

陳祥道曰臨車高衝車大高則可以臨下大則可以突前楚子使解揚登棠車以告宋人蓋臨

車之類也孫武子曰攻城之法修其轅輜蓋衝車之類也以伐崇墉顧夢麟曰同爾

貫崇墉四句為一連○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大執訊連連攸馘音

安安

讀戶肩反音玄古音考音烟是類是馮祭天音罵○季本曰馮

六森之神集傳謂祭黃帝及蚩尤此說本周禮肆師注竊意黃帝聖人也蚩尤逆臣而可與並祭乎鄭氏于王制言

馮固謂其禮亦亡而妄取一說為證其失甚矣陳啓源  
 曰肆師注云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蓋者疑辭或曰者  
 兼存異說也從不言並祭並祭者後儒之誤耳愚按史  
 高帝紀亦有祭黃帝及蚩尤于沛廷語集傳蓋據之未  
 及深考肆師注也 是致是附集傳解附 四方以無侮臨附 第

第音弗 崇墉屹屹音屹 是伐是肆伐擊刺 是絕是忽絕之使

通忽則遂 四方以無拂集傳解此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

王

疏此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以經有太伯王季之

事故言周以廣之

首章二章言天命太王鄭箋指文王亦是但于次章作之屏之等句難通太王當殷高宗祖甲之時王室方大競豈有西顧與宅之理此是後人追言猶頌言時維太王實始翦商也耆憎式廓朱傳載或說較鄭箋為長言四國中有究心治理度量民瘼者帝心即耆定焉而增大其疆宇惟太王可以當此耳作之屏之八句頌所云天作高山太王荒之也帝遷二句頌

所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也此本太王遷岐時事鄭箋謬作昆夷朱子遂引混夷駭矣為證不知此在文王時不可言太王也此章既主太王則厥配指太姜何疑鄭氏以為太妣亦非也三章言天命王季繼太王而啓文王也作邦作對又當從鄭箋即以文王言之追遡太伯王季者太伯讓于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四章當是詳文王之德此詩之序專重文王不應略文德而遽及其武功從左傳說可也五章六章言天

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依其在京

侵自阮疆依憑也言文王先駐兵國都為三軍聲援

此東萊說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也陟我高岡軍行右

背山陵必依山而止也既略定密地即徙都于程一作

郟即所以處歸附之衆也鉤援臨衝攻城之具訊馘

伐肆殺敵之功崇侯黨紂故服之視密為難也左傳

言文王修德崇人因壘而降蓋知戰不勝然後降爾

劉瑾曰文王伐密伐崇討罪而已初非貪其土地故詩人皆以帝命發之○按崇國復見左傳宣元年蓋

文王徙其若  
而復封之

萬時華曰繇詩意在叙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太王  
遷岐而以文王為餘波此詩意在叙王業盛大之由  
故詳在文王伐密伐崇而以太王王季為緣起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經始靈

陳啓源曰三靈字本以文王之德言鄭云文王  
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愛為仁積仁為靈

是也蘇傳訓靈為善亦是集傳云臺叶田飴反音題○  
如神靈所為則專從不終日取義

臺于時年九十六疏舍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  
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也左傳秦

獲晉侯歸舍諸靈臺杜預注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  
三輔黃圖靈臺在長安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一百二  
十步居豐水東呂記文王之作臺止于望氛祲觀民  
俗因以疏濬精神節宣勞逸蓋一張一弛無非事也

之營之

劉氏曰經謂度其規模營謂定其基址

庶民攻之不日

箋不日謂不設期日

而成之國語注不程課以時日也

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讀如力 ○王

在靈囿

讀如郁

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嚶嚶

音鶴

王在靈

沼

讀如灼

於

音鳥

物魚躍

疏鄭駁異義云于臺下為囿沼真氏曰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

沼如在江湖文王之德及飛潛各安其所也

○虞

音巨

業

虞鐘鼓之柎柎足也橫曰柎植曰業業者

柎大板之飾柎與莢同音筍何楷曰虞即下鼓之虞

維

音牙

峻峙貌

賁

音焚

與鼗同 **鼓維鏞** 音庸。大鐘也。 **於** 鄭如字釋文音烏。 **論鼓鐘** 鄭云論之

樂記論倫無患蘇傳論講也講求鐘鼓之度。毛甡曰樂記論倫無患謂論其倫也。使以論為倫則曰倫倫可

乎樂記又曰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蓋樂本有論文論倫之理故曰於哉可論者此鼓鐘也

何楷曰鐘師掌金奏必以鼓倡之鼓師掌六鼓必以四金和之此正有義可論言鼓鐘則八音皆舉之矣 **於**

**樂** 音洛 **辟** 音壁 **靡** 音靡 疏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

陳祥道曰壁靡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其制始自文王後遂以為天子之學名。此章述文王既遊圓沼

遂于辟靡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鼗鼓** 鼗鼓與鼗鼓不

其制大以短所以鼓金奏非所以 **逢逢** 音蓬 **矇矇** 音公 **奏公** 傳

節樂鼓鼗鼓而後矇矇始作樂也



事也集傳解二句用東萊一  
日官所曰公言作樂于公所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  
獸昆蟲焉

張子曰民之歸周已久序因靈臺之詩益見其親附  
耳若謂至此始來附則不然如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非作辟靡而後服也○郝敬曰詩人作是詩以見文  
王造周功成蓋民樂而後君樂民樂君之樂而後見  
民樂也雖民心歸周不自今始而文王之求寧今始

觀成焉故序曰民始附也

箋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樂附立靈沼靈囿而見物類之得所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合

樂辟靡羣感于中和之至

按鄭氏以辟靡及三靈皆同處在西郊振鷺云于彼

西廡故知在西王制云大學在郊故知在西郊也  
袁準正論云靈臺望氣之觀辟靡大射養老之處

○

呂記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或疑序臺池苑囿之樂何為忽以辟靡學校入之彼蓋未深考三

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誓御征行之扈從無  
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  
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何楷曰辟靡作人  
論樂興化乃文王制作之大者故詩人重疊言之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毛鄭以此詩  
為五章章四

句朱傳如此分章甚協嚴氏詩緝從之東萊云國  
語椒舉引此詩止于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  
文也若以首章為章六句則椒舉所引末二句在  
他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按此  
說雖有據然以文  
義言之斷當從朱

下武

按毛云武繼也鄭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最大集傳不用其解云下義未詳又引或

說下當作文然文王在下文三后數內為武王所配而首句先並提文武豈文章之體乎或曰下當作大武王以武功定天下故曰大武古文大與下形相似此說近之呂記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音姜○王

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讀如浮○陳氏曰三后之孚著

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

孝思維則

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集傳解為民之法則蓋用李氏之說似與下土之式複出○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張氏曰惟孝思維則故應之亦維以順德聚順在家效順在國也

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讀如白

○昭茲來許

當讀如虎○來來世也陳氏曰

許語助呂

繩其祖武於

郝音鳥

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

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疏豈不遠有佐助乎呂記不遐有佐

者四方皆來佐助雖

萬年不以為遠也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王志長曰文王有聲曰繼伐則此言繼文者非繼文

王也繼三后之文德也太王王季文王功德雖大然

世守臣節文王服事尤謹至武王肆伐清明三后規模盡變恐後世疑其有戾于祖父在天之靈故此詩歷言繼文之美曰王配于京曰世德作求曰孝思維則曰昭哉嗣服曰繩其祖武詳言武王代商正其善繼善述與三后之恪守臣節無悖故繼伐者武王救世之事而繼文者武王達孝之心二詩之意互備而著者也○周家三后之緒繼于武王武王成信于天下以孝思為本順德者孝也二章三章四章皆詳言

首章之義五章六章又言武王之道足以福及後人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通

音聿。鄭云通述也。即康誥祇通之通。

駿有聲通求厥寧通

觀厥成文王烝

毛云烝君也。

哉

蘇傳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而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

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季本曰崇國即今鄆縣豐地在鄆縣杜陵西南括地志云周豐宮在

鄆縣東二十五里。疏武功非獨伐崇所伐邗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

故特舉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季本曰文王既滅崇則拓地漸廣而其民未馴宜親撫治之故徙都

焉

文王蒸哉

○築城伊洺

音洺。馮復京曰：洺，毛訓成溝。鄭據周禮：匠人云：方十里。

為成洺，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其意本謂文王築城，惟在一成之洺。洺內十里，豐邑亦十里，與之相匹耳。朱傳改

成溝為城溝，城溝豈可限八尺？引匠人文為失據矣。作豐伊匹。陳氏曰：匹，稱也。作

惟其稱匪棘也。其欲適追來孝。讀許六反音旭。元熊朋來曰：此章匪棘，其欲自

有禮記匪革，其猶可證，乃不改欲字作猶而改孝字音許六反失之矣。○呂記本禮器注云：追先人之意而來

致其孝，嚴緝用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

之之意，愚謂如此解，適追當略讀，不若云：述追先世以

來相傳之孝。王后蒸哉。此章古音考分二韻，與集傳不

○王公

六月以奏膚公

伊濯

毛云：濯，大也。本釋詁文集傳云：著明蓋因滌濯而轉。



為此訓

維豐之垣

音袁。箋文王之功並大作豐邑成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焉

四方攸

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

同皇王維辟

音璧。嚴緝豐水之東注于河者以禹之功也四方之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

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

皇王烝哉

嚴緝變王后為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

○鎬京

後漢地理志周鎬京在京兆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何楷曰武王之遷鎬久矣及

有天下鎬始稱京

辟靡

疏箋云于鎬京行辟靡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自西自東自

南自北

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後乃漸及于東故曰自西自東文王時化已南行江漢後乃漸及

于北故曰無思不服

讀音白。嚴緝四方之服已久此言于辟靡之後者教化之深入其

心也皇王烝哉○考卜筮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維王宅是鎬

京叶音姜維龜正之疏龜出吉兆以正定之武王成之筮言遂居之以成龜兆之

吉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毛云草也陸疏孔疏俱不詳疑即采芑之芑武王

豈不仕毛云仕事也疏云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為事乎詩緝則云仕者官

使之也此主樹人為說亦通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嚴緝翼輔翼之也表記引此章鄭氏

注云燕安輔翼其子按康成注禮本可通及筮詩又云安其敬事之子古人解經不拘一說如此集傳從筮其引或說當刑長發云豐水乃豐鎬所共不得云以貽謀子孫故而不得不遷鎬也武王烝哉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功伐也

繼伐者繼文  
王伐崇之功

呂記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及征伐之功何  
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貽厥子孫固非大誥武  
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意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  
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  
也○王志長曰繼伐當為功伐之伐左氏莊二十八  
年傳云且旌君伐杜預注伐功也下武言武王繼列  
聖之德故言繼文文王有聲言武王繼列聖之功故

曰繼伐德無愧于列聖則知武王無取天下之心功  
無愧于列聖則知列聖當武王之時亦不能不有天  
下矣武王之大雅止此二篇可謂精微廣大無所不  
該鄭氏因經文有既伐于崇一語遂云文王伐崇而  
武王伐紂則古序繼伐之說不明况紂與崇豈可並  
言哉

前四章詳文王遷豐之事首以適駿發端言述前人  
之事而益大之也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

遷程越三年伐崇自程遷豐豐即崇國之地故言作  
邑于豐而先之以伐崇也築城二句作豐之制也作  
豐則規模日廣似有急于取天下之心然其意不過  
述追周家孝德而已其功豈不甚大可為四方之屏  
翰哉後四章詳武王遷鎬之事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此言東注蓋據鎬京  
所見也豐水東入河惟禹之功以興四方同歸周惟  
武之德若如集傳解則武王君天下全賴禹功矣鎬

京既宅首舉辟廱之禮養老教士所以悅服四方而成龜兆之占也未遂以豐芑興人材之盛武王之時多士烝烝其才豈不皆可仕乎

此華谷說

此蓋以傳及孫

謀者而燕安輔翼其子耳孫所該遠子則指成王也帝王之愛子孫莫大乎貽之以人材此章嚴說為長首尾四章稱文王武王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特變文以成章耳章末各用烝哉結之又詩之一格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生民之什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音原讀音倫反音銀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

禋祀

祀郊禘也

以弗無子

傳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也箋弗被也禘除無子之疾集傳參用毛鄭

履

帝武敏歆

古本皆歆字為句朱傳以履帝武敏為句歆字屬下句讀故敏叶母鄙反今敏字略斷而

歆字仍屬上讀。傳帝高辛氏之帝履踐武跡敏疾也從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嚴緝歆感動也何楷曰歆

即下居歆之歆愚謂此章言帝下兩言上帝有別帝者帝嚳也上帝者天也敏訓樞雖見爾雅不可從

攸

介攸止

嚴緝言若有所介助之有所依止之

載震

娠也

載夙

讀相即反音息也風毛訓早嚴

云閔宮彌月不遲謂滿十月即生是早也鄭訓肅戒集傳從之

載生載育

讀曰逼反音爽古音考音

蓋時維后稷○誕

誕毛鄭訓大每章皆以大義起蓋歎辭也集傳作發語辭本之橫渠張子

彌厥月先生如達

音闈說文本作牽他末切不圻音不副音拍反無

菑

音無害請音

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

子

集傳解上帝不寧三句勝毛鄭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許氏曰六

書故云腓脛後肉嬰兒不能跂乳牛羊脛而乳字之在其腓間故曰腓字

誕寘之平林會

伐平林誕寘之寒冰

疏郊禘在玄鳥至之月其生正值寒冰是在母十月也王氏曰以為

適與伐木者會而收之未足為棄故又置之寒冰

鳥覆翼之音異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

鳥乃去矣

疏人往收取鳥乃飛去

后稷呱

讀去聲

矣實覃實訒

疏始能



坐而單然適始  
張口而訐然  
厥聲載路  
按集傳翼與字為韻下  
去吟

氣貫下而林林冰三字又自為韻參差隔叶章法最變  
○稷之見棄毛鄭以為欲顯其異史記以為疑其不祥

後儒皆  
從史記  
○誕實匍匐  
嚴音  
克岐克疑  
嚴音逆○傳岐  
知也疑識也  
以

就口食  
疏上既言收取后稷  
此說其長養之事  
藝之荏菽  
音莩莩莩莩  
莩莩莩莩  
大豆也  
荏菽

旆旆禾  
禾兼稻  
黍稷  
役  
傳役列也疏  
云有行列  
穰穰  
音遂○詩詒穰  
穗通禾多穗也  
麻

麻子可食故  
序麥之先  
麥蒙蒙  
莫孔反  
蒙上聲  
瓜  
瓜泚  
泚附五穀之末  
嗶嗶

音蚌  
○誕后稷之穡有相  
去聲之道  
讀如鉅○笈有見助之  
道謂若神助之力此解

勝集  
傳  
第  
治也  
厥豐草  
讀如  
種  
去聲  
之黃茂  
陳啓源曰傳云黃  
嘉穀也茂美也上

言穀種之嘉疏以黍稷色黃當之下言其美盛二字  
各一義蘇氏云黃茂嘉穀也則并為一義集傳從之實

方筴苗生齊等辰解大田方早與堅好文連是成熟時  
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在種衰之前是苗初生時故

以方為齊等實苞讀音拊○爾雅注叢生曰苞實種上聲○筴苗生不雜

已是擇種此言于方苞實稔疏禾長貌實發發管實秀穗成實

堅實好讀如吼○郝敬曰堅穀新滿也好無災害也實穎實粟穎者垂末粟者不秕左傳

云嘉粟旨酒是即有邠音台家室杜預曰始平武功縣麋城是古邠國司馬貞曰

邠麋古今字國后稷于母家以顯姜嫄之烈○此章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誕降嘉種

疏后稷能于稼穡上天乃下善維秬音巨維秠音痞○疏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祭祀

黑黍總名秬則黑黍  
之中一稱二米者  
維糜音門維芑疏郭璞云糜今赤恒音

○毛訓編也當作亘之秬秬是獲是畝讀如恒之糜芑是任音是負

讀扶委以歸肇祀毛鄭謂后稷郊祀集傳不從李氏董氏  
反音尾以歸肇祀皆有辨劉瑾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

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也  
○誕我祀如何承肇祀而問其如何或春或

揄音由引也引之出說文揄或籛毛云或蹂毛云蹂黍疏蹂釋說

釋漬米从米从  
粦今从米誤之叟叟音黍之浮浮載謀載惟參詁謀

惟其禮劉氏曰載謀謂卜日  
擇士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取蕭蒿祭脂脾取羝壯以

較音又請蒲昧反音佩○較道祭也嚴緝內言燭蕭  
外言羝較則羣祀皆舉何楷曰較祭有二有出行之

載有冬祀行之載據此章末云  
以興嗣歲當主冬祭行言之

載燔載烈

如字又讀力制反音例

燔燔烈其肉為尸蓋嚴緝燔烈兼宗廟載  
祭蓋廟與載祭皆有尸所以為尸羞也

以興嗣歲

讀音

雪又如字。疏欲以興起來歲  
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也

○ 邛

音昂。邛主時王而言

盛音成

于豆于豆

木曰豆薦菹醢

于登

瓦曰登盛太羹

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

臭亶時

美胡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士冠禮嘉薦亶時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

叶上聲

以迄

于今

此章前四句以登升歆為韻後四句以時祀悔為韻末句今字仍上與登

升歆叶與平林章例同。后稷肇祀鄭箋述毛以為后  
稷祀上帝于郊其注表記則云後人祀后稷于郊以配

天庶幾無罪悔手福祿傳世乃至於今集傳全用彼注  
之說嚴緝后稷封郊而祀宗廟天心眷之久矣子孫世

修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成王業而郊祀天之故饗蓋在此耳。○無罪悔以後世子孫言集傳引曾南豐說得之以迄于今與起厥初生民遙相呼應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

疏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于祖俱為其祖可以相配故王者皆以其祖配天

此詩叙后稷功德以明配天之由非郊祀后稷之樂

歌也郊祀樂歌則周頌思文是頌主嚴肅其辭簡故

于此詳之首章原后稷之所以生下數章俱述后稷之事六章七章言其以功封邠始為宗廟羣神之祀

末章則言子孫始郊天尊后稷以作配也此詩帝武  
敏歆攸介攸止即闕官所云上帝是依豈有形跡之

可求哉

此華谷說

巨跡之說出列子

列子后稷生乎巨跡

司馬遷好

奇而載之康成信讖緯傳會是說遂謂姜嫄無人道

而生子誕莫甚焉

姚舜牧曰姜嫄生后稷特異以恠而棄之不必以無父神其說也若

如鄭氏解拇乃足大指耳若何歆歆如有人道之感哉歆歆為拇指歆動則下云載震者又是何物此不經之談朱子邵

信之殆不可曉

又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家語世

本大戴禮史記俱云姜嫄為帝嚳妃無可疑者康成

據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堯非嚳子稷年又少于堯  
姜嫄不得配帝嚳故云高辛氏世妃謂後世子孫之  
妃也其說亦非可從皆當以毛傳為正姜嫄于從帝  
郊禱之時若有神靈歆格感而懷妊此于事理固有  
之稷之見棄以不圻副無蓄害蘇明允謂如鄭伯寤  
生驚姜氏遂惡之之類牛羊腓字寒冰覆翼如若教  
之棄於菟乳之昆莫之棄野鳥銜肉飼之之類偉人  
之生固有默佑者何疑于后稷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毛本第三章八句第四章

十句未傳以第三章為十句第四章為八句則去  
吟訂路音韻諧叶吟聲戴路文勢亦通貫又七章

以前每章之首皆有  
誕字當從之無疑

敦

音團

彼行葦

敦聚也敦敦然行道之葦

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

張氏曰苞

叢生以喻兄弟體幹也

維葉泥泥

音福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箋俱揖

而進之疏云進之令自近也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

几者優尊也

○肆筵設席

周禮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說文筵作席授几有

緝御

讀如迓○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設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續代之人以待兄弟之老者



李氏云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即所云更僕音假○疏斝者爵也  
爵是總稱客受醕爵

而奠之不舉醕音噴噴音暉  
在旅酬之前醕音暉  
醕特有多汁者故以醕為名

醕人云朝事之豆以薦請即略  
非菹醕醕是也反音爵  
或燔或炙讀如嘉穀脾

臠其虐反音噓通俗文口上肉曰臠  
炙是正饌以脾與臠為加助故謂之嘉或歌比于

或罍音岳○罍徒擊鼓也  
在旅酬之後即儀禮工歌鹿鳴諸詩笙奏南陔諸

詩時也罍在釋獲之後即儀禮樂正命曰不鼓不釋奏

經首以射時也鼓者射之鼓節也此語已包下章射事

言之見古詩敦音雕雕弓何楷曰雕弓既天子之弓  
章法錯綜處通盡也  
不應實得並用者魯大弓

公羊傳以為弓繡質陳祥道云繡其附也附者把中也

意天子之弓竟體盡之天子以下但繡盡其附亦謂之

耳 隹弓

既堅

讀古音反音斤

四錐

音侯 既鈞

四矢皆輕重鈞亭詳集傳

舍矢既均

序賓以賢

讀如形。下云曾孫維主對主而言則皆賓也。鄭云序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敦

弓既句

音姑。穀通或曰當讀古侯反與下錐叶。

既挾四錐四錐如樹序賓

以不侮

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于禮則射多中。呂記四錐既鈞。張言射者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錐如

樹專言勝者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賢其能不侮其德也。

○曾孫維主

埤雅周官王燕則膳夫為

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云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者所以為厚也。

酒醴維醕

音乳 酌以大

斗

疏大斗長三尺言其柄也。漢禮器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此蓋從大器挹之于樽用此勺也。

以祈

疏祈求也。求善言而報養之。

黃耆

楊旭曰集傳主叶當口去今音太遠遂轉叶醕字以從之下斗者之

本諧者反改叶他韻似不可解郝本四字俱讀本音為是當從之○嚴緝祈黃耆謂乞言也古者燕飲于旅也語必求誨言于老成

**黃耆台背**

讀必墨反音百○釋名九十曰鮎背或曰黃耆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讀如偈○箋養老之禮在前引之在菊翼之養

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呂記上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下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祺而介景福也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疏此成王時詩則美成王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

皆然故言周家以廣之辨說此詩章句甚明序不知  
比興之體與全詩之意而碎讀之但見勿踐行葦便  
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以  
祈黃耆便謂養老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  
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周道親親故序以忠厚括  
之自周家忠厚以下東萊云意是講師附益王志長  
曰孔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行葦之  
謂也君子敬其親無往而不敬也愛其親無往而不

愛也敬愛及于行葦者可以治天下矣篇中言養老  
言燕兄弟孝之推也故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興之  
兼賦者也周家忠厚以下檢括詩中語以發明首句  
忠厚之意與經正合而朱子以為不知比興之體東  
萊亦以為講師附益之辭余竊謂不然

集傳此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

祭必于廟  
燕必于寢

○鄭箋

謂周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可與者以為  
賓大禮將祭而射是為大射大射則先擇士未聞養

老亦然也王肅以此為燕射良是

東萊主此說

第燕射于

旅酬後為之而此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故孔氏疑

其先燕射而後酌酒不知次章即云爵罍獻酢獨非

酌酒乎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

賓即父兄者老

亦必有祈爵

之禮明矣今按儀禮燕射如鄉射禮射雖畢而飲未

終舉觶無算爵獻醕尚多故言酌大斗壽黃耆于既

射之後

此東萊說

郝仲輿疑詩中絕無祭祀語以朱傳祭

畢而燕為非以今考之周先王射必有祭冬官祭侯

是也

考工記將射有祭侯之禮其辭云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燕射亦

有祭賓筵次章烝衍烈祖是也况四章言曾孫維主曾孫非主祭之稱乎但詩意重在燕親故語不詳及耳酌大斗祈黃耆朱傳不用序說引古器物款識以為頌禱之辭然攷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然則燕飫時固當行養老之禮矣養老則乞言矣前章筵几緝御正為黃耆而設詩序當從甚明

陳啓源曰曾孫維主以下是言

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為成王之事黃者呂  
嚴以為黃者之輔成王義皆可通若指此為頌禱之  
辭則黃者特虛稱耳引翼  
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行葦四章章八句

此詩毛公本七章二章章六句  
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朱

子云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  
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東萊則云文義當從毛氏首章以行葦興兄弟宜  
六句二章言陳設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六句後  
四章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今按毛氏分章固為得  
體而以音韻之協言之則朱傳為優大抵朱子所  
分章句皆不容易但此詩譏毛鄭分章之誤則不  
然長發云詩之興體無定以少興多者類有之亦  
有以多興少者凱風之首章小雅谷風之末章小  
宛之三章是也有全用興者蒹葭衡門鶴鳴之類



是也朱子摘毛以四句與二句鄭有興無賦何以服先儒之心况行葦首四句毛鄭未嘗以為興乎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詩兩言既毛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也禮謂旅醕之屬事謂施惠先

後及歸俎之屬○醉酒言旅酬無算爵之後飽德者燕接之間恩意充足

君子萬年介爾景

福讀如

○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音

○天既錫之以壽考又助之以光明之德則受福無窮也

○昭明有融

左傳云明而未融是融為昭之

也盛高朗令終令終有俶

尺六反音畜

公尸

公尸注疏未詳按白虎通引曾子問

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偶禮記疏云天子必取探列之諸侯入為卿大夫者為尸故曰公尸蓋以諸侯稱公也朱傳不用其說東萊曰周之追王止于犬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與朱傳合何楷曰如

呂說當于諸祖中舉其最尊者乃后稷之尸也周祭旅酬六月先儒謂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是也嘉告

叶沽沃反音鵠。以善言告之即綴辭。○其告維何籩豆靜嘉。讀音歌。○

言潔清朋友攸攝。劉瑾曰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而新美朋友攸攝使之助祭為裸獻之事曰賓客曰

朋友皆尊之之辭所攝以威儀。讀如俄。○疏攝者收斂以重祭也攝佐也。攝之言各自收斂以相佐

助為威儀之事祭統所謂濟濟蒸蒸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集傳以

主人嗣子故引儀禮祭終舉奠為說按文王世子其登餽獻受爵皆以上嗣上嗣適子之長者陳啓源曰君子

有孝子鄭箋指羣臣蓋求合序說無通篇君子皆成王不應獨異朱傳呂記皆指嗣子言恐與下三章說脗祚

滌子複出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者由成王有孝子之履行以先之也上承朋友下起不匱甚合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

傳匱竭類善也疏云以孝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箋考

行無竭時長以與汝之族類言廣孝于天下也與左傳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意合集傳解類字從毛○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音悃○何楷曰說文壺宮中道室家之壺言錫類之孝近在宮壺間

以其由內而感乎外也國語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殆不可曉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孕音○其胤維何天被

音備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疏僕御必

附近于人故傳訓僕為附

○其僕維何釐

子也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

孫子

序既醉大

音泰

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朝野清寧無事而後祭祀以時燕享以禮故序曰太平也○或疑人有士君子之行止是四章下二語括詩義不全愚謂此語合與祭之人言之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錫以賢臣也永錫祚胤錫以賢子孫也釐爾女士錫以淑配也無一人不可以當神嘏者此太平之極也

蘇傳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于寢羣臣作此詩以美之集傳則云父兄所以答行葦○呂記自既醉以酒

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  
至于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鄭  
箋以景福為洪範五福孔疏云君子萬年壽也天被  
爾祿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  
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說近牽合以令終為考  
終命尤不然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以令終祝  
之令終在于有始即仲虺所云慎厥終惟其始之意  
也四章設為俶辭五章以下則承俶辭之意而行之

天被爾祿景命有僕錫祚也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錫  
膺也問以膺而言福祚問以祚而言膺嗣義互見爾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

音醫。鳧野鴨鷖即鷖韻會。鳧好沒鷖好浮。箋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

在涇

何楷曰首言在涇者周之先祖居邠其後再遷至武王始居鎬涇水經流亦從邠界來迤邐東北流近鎬故睹涇水而興祖功宗德之思焉詩入祖廟而作所以有取于涇猶潛詩之有取于漆沮也以後沙渚溲壘皆非水名即蒙在涇為文意可識矣。

公尸來燕

疏曰公尸來燕明是祭後燕尸非正祭時也。

來寧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

讀桑何  
反音娑  
公尸來燕來宜讀如  
爾酒既多爾嘏既嘉讀如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讀如  
也為訓助故釋文于偽切又云叶

句如字集傳訓助  
而無音失之略矣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

滑爾嘏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讀如  
○鳧鷖在梁音

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

崇○鳧鷖在壺音門  
○箋壺之言門也漢志金城有浩

岸若  
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

有後艱讀如

序鳧鷖守成也大音泰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序本因祖考而廣及神祇九廟安靈公尸醉飽則孝

子之守成可知矣

五章皆言公尸又第四章有既燕于宗語其為祭宗廟甚明

鄭

氏以在涇在沙在渚在潏在澗在疊分配天地宗廟社稷山川永叔已正其謬孔疏云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

之樂集傳從之

鄭謂天地諸神社稷山川俱有尸張橫渠楊信齋皆辨之然石渠論云周

公祭天用太公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見既醉詩孔疏其說不可謂妄。陳啓源曰周



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國語言晉祀夏郊董伯為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是祭五帝有尸矣祭勝國社稷則為之尸是祭社稷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醢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霽禮云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是祭五祀有尸矣緜衣篇釋祭高子以為靈星之尸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見于經傳鄭謂天地諸神皆有尸非臆說但以分配各章則鑿耳

但祭祀樂章宜入頌

不入雅况釋祭詩自有緜衣矣疑此是賓尸後燕同姓于廟寢而作

###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傳假嘉也陳啓源曰假音暇詩禮記爾雅釋文皆同是訓嘉非音嘉也考假有遐賈嫁暇格五音並無音

嘉者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甚樂君子讀如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讀音保右命之自天申之鄭氏中庸注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

又申重福之大勝箋義○干祿百福讀如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

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

怨無惡去聲○蘇傳無所不容故率由羣匹羣臣之賢

匹偶于已者率由舊章不自是而惟先王是法率由羣匹不自是而惟羣臣是從受福無疆四

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音以以周頌燕及皇天類之集傳燕訓安為

是鄭云燕飲嘗及羣臣此曲說也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

音解于位當讀

于置切音異

民之攸暨

音戲。不懈于位則綱常張而不弛民之所由安息也。東萊說末章見

集傳

序假樂嘉成王也

嘉即美也

此詩未詳所用意是受釐之詩集傳則云公尸所以

答鳧鷖○依箋疏解全詩皆主成王言寓規于頌後

二章即申前二章意耳集傳作稱願其子孫亦可通

假樂四章章六句

按中庸引首章語則毛本四章章六句無可疑矣華谷惑于陳

氏之說分六章章四句斷不可從東  
發反云四句為章文義甚順何歟

篤公劉匪居匪康

箋不以所居為居  
不以所安為安

廼場

音亦廼疆也疆

畔訓場疆未明

廼積

音恣廼倉

何楷曰孟子言居者有積  
倉疆場積倉自為民之蓄

居者儲備蓋新都未定亦無空國而去之理末章止基  
乃理爰衆爰有乃是就續至者言之按東萊云國都雖  
遠而疆場積倉自在其  
封內也玄子本此為說

廼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

音集用

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疏傳以戚為斧揚為鉞鉞大而  
谷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

斤一名天鉞是  
鉞大于斧也

爰方啓行

音杭○毛鄭皆釋為方開道  
路而行即方行天下之方

○篤公劉于胥

也

斯原既庶既繁既順

箋順順其事也

乃宣

疏



謂之京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謂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也季本曰

未有室廬故曰野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

寔廬舍其賓旅

于時言言于時

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陰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

依

疏既登席矣既依几矣

乃造

音慥

其曹執豕于牢

曹羣牧之所牢曹之一也

酌

之用匏食

音嗣

之飲之君之宗之

二句無韻○東萊謂為之立君立宗朱子

謂公劉自為君宗皆通後說更勝于羣臣則君之以君臣之禮燕飲也于同姓則宗之已為大宗而以四小宗

序其族也○箋此章述依京以營宮室及其既成與羣臣飲酒以落之

○篤公劉既溥既

長箋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

既景乃岡

疏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順正其方面故以日

景定  
之相去聲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讀多消反音顛○三單毛

云相襲也王肅謂三重為軍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以備寇鈔說殊鑿鄭云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

公劉遷豳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此稍通蘇呂嚴三家都引之度呂記待洛反其隰

下原廣徹田為糧嚴緝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度同其夕

陽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疏以為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考其地當在梁山之西豳居允荒

大也雍大記豳谷在邠州東北三十里舊三水縣公劉立國處○篤公劉于豳斯館涉

渭為亂截流取厲礪取鍛疏鍛者冶鐵之名箋言鍛石所以為鍛質者質堪也○集

傳謂公劉始來時華谷云此迷處新氓也新氓之至者公劉為作館以居之亦可從止基廼理既

居止之基乃

爰衆爰有

讀如以。止基以居其民則民聚而衆矣。疆理以治其田則財

足而有矣。

夾其皇澗溯其過

平聲澗

疏民居以南為正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在

北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皆以利民

止旅廼密芮

音澗

音菊本作鞠。傳芮水涯也。爾

雅厓內為隩外為鞠。鄭箋云就澗水內外而居以修田事是也。集傳引周禮職方之澗蓋本之蘇傳。今不從辨

詳考之即

序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莅政戒以民事美公

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周本紀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

曾孫也。窋竹律反。諄入聲。疏按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太康禹之孫。公劉



不密之深計不密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不密以太康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幽其遷幽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太康之後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日不密失官少康未立之前公劉見逐也陳啓源曰周本紀拘太子晉十五王之語所紀世次最為疎漏公劉之為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妻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邠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幽漢初去古未遠敬所聞當有據夫十餘世則非曾孫避桀則非與太康同時此足正本紀及幽譜之失

首章述公劉自邠遷幽之事毛鄭以公劉居邠遭夏人亂迫逐遷幽且以為棄積倉而去考之此章氣象

整暇不見迫逐之意以國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窳已

窳于戎翟之間

今慶陽府境內有不窳城公劉自此遷豳

至公劉而復興

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

居于邠也

此東萊說

次章述公劉至豳相土居民之事帶

劍珮以上下山原美其有是珮服而親是勞苦也

亦東

萊說

三章述營度都邑之事處處廬旅言言語謂安

民館客施教令也四章述定居之後上下相親與羣

臣飲燕以聯屬之也五章述辨土宜因定軍賦興稅

法豳在梁山之西度山西之田益廣民居也末章總  
叙其始終渡渭為亂取厲及鍛即史記所云自漆沮  
渡渭取材用者也止旅廼密芮鞠之即言新附者衆  
皆就澗水內外而居○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  
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  
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名公之志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

音迥。遠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饘

音分

饘

音熾。

傳

饘。爾

也。

雅探美曰蒸之曰饒勻之曰錫饒酒食也嚴緝言可濯沃饋米以為酒食

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

讀如米。王志長曰君子不愧民之父母則行潦可

矣假樂非民之攸暨不可以受祿于天卷阿非媚于庶人不可以媚于天子其義一也

○洞酌彼

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

音雷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讀古回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灌溉

音既

蓋讀古氣反音既。按毛云溉清

也言洗之使清潔也如集傳解則是淋漓矣

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音戲。民之攸暨皆

以終首章豈弟父母之意

序洞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饒

可用之祭祀故序  
以皇天親饗言之

左傳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雅有  
行葦泂酌昭忠信也鄭箋云有忠信之德潔齊之誠  
以薦之蓋本此為說○陳啓源曰鄭氏釋此詩正合  
序意潦水可薦神所謂皇天親饗也豈弟為民父母  
所謂有德有道也蘇頌濱以為流潦至薄苟挹而注  
之則可以饒饍見物皆可用是以君子之于人才強  
教之悅安之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可以

濯壘可以濯溉喻人才養成無所用而不可也此與  
序意不相蒙况公劉洞酌卷阿三詩皆名公作以戒  
成王公劉戒以厚民事也洞酌戒以修德行道也卷  
阿戒以求賢用士也意各有屬用賢才乃下篇本旨  
豈必于此章預及之耶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

音權

者阿飄風自南

讀如吟。箋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

自南長養萬物之回風也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終成之愚謂不言王言先公者周之七

爾土宇

音版

章

版章作版圖是

亦孔之厚

讀狼口下主二反吼予二首

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百神爾主

讀當口主度二反斗煮二首

矣○爾受命長矣

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箋純大也子福

曰嘏使汝大受神福以為常

○有馮

音惡有翼

何楷曰馮翼與下引翼相應賢人日侍王側能

引君故君以之為惡能翼君故君以之為翼

有孝有德

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

有德何也孝于親者必忠于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  
有德則才在其中矣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顛顛邛邛

音昂。箋體貌則顛顛然。敬慎志氣則邛邛然高朗。

如圭如璋令聞

音問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

鳳凰有道則見故為賢才

之比○此雖取與鳳凰亦當時實事也周語周之興也  
驚驚鳴于岐山驚驚鳳凰別名也又周書王會解云西  
申以鳳鳥方揚以皇鳥正言成王時王城既成朝會諸  
侯及四夷之事至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  
有事于河沈約注鳳凰翔庭王援  
琴而歌作神鳳操此則未可據信  
翾翾音諱其羽亦集爰

止藹藹

按毛云藹藹猶濟濟鄭云奉職盡力皆本爾雅蘇氏改訓衆多集傳從之

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或疑此二句文義有碍欲從嚴緝之說以君子指大賢大賢任使吉

士愚謂自作詩者而言則稱王為天子義亦可通

○鳳凰于飛

翩翩其羽亦博

音附

于天

讀如吞。呂記亦集爰止言萃聚也亦博于天言布散也文義

最佳萃聚喻在朝廷與下媚天子應布散喻莅民社與下媚庶人應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呂記引箋云親愛庶人謂撫擾之令不失職何楷曰上言媚于天子近于以容

悅為媚也故此又質言之若曰媚庶人乃所以媚天子耳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喻賢

才生于治朝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喻明君出于盛世

萃萃

音萃

萋萋

雖喈喈

讀如雞。喻人主禮賢然後萃才類出劉瑾曰梧之萃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雞

雖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

且馳

叶音駝。毛鄭云錫賢者以車馬集傳云待賢者而用之義稍別輔氏曰王今有車馬既多而且閑

習將安所用乎亦惟延禮賢者于無窮耳不明言其事蓋欲王自得之

矢詩不多維以遂

歌

按廣韻遂成也以成王之所歌集傳云廢歌是也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辨說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後之說者誤以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失之矣○愚按此與上篇同一豈弟君子同是名公所作不應此君子忽為賢人華谷泥序說謂求豈弟君子以任用吉士尤支離斷以朱子為允

呂記首章具興比賦三義共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  
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興求賢  
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當從鄭氏王氏之說  
三言俾爾彌爾性祝其充益德性以嗣先公主百神  
常純嘏所以戒也其辭尚未及求賢而求賢之意已  
在其中有馮二章遂明言賢者之益焉必孝德之人  
引翼左右然後主德修而有顯邛珪璋之望宣王中  
興其在內者惟張仲孝友蕭望之謂張敞才輕非師

傳之器亦此意也。鳳凰以下至末章言賢才衆多皆應期而出。王但隆車馬以待之焉耳。矢詩即首章矢音也。反覆更端亦既多矣。而曰不多者愛君無已之心不自以為多也。

卷阿十章 六章章五句 四章章六句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京師以綏四方。無縱詭

隨。後漢書陳忠傳注詭隨詭誑誑委隨之人。蓋本此。以謹無良式。

遏寇虐，憚不畏明。音芒。季本曰不畏明謂肆行于人所共見之地。柔遠能邇。

能通解見余尚書埤傳鄭云猶如也  
如字唐初已不見字書音義莫攷

以定我王

首章蘇氏說見

集傳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

箋逌聚也何楷

日民勞則散故必思所以歛聚之

無縱詭隨以謹惛惛

音鏡讀尼猶反音牛。按說文

惛不憚也惛亂也書所謂辨言亂政利口亂官者也舊但訓誼諱于義未盡

式遏寇虐無俾

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箋無棄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我王之美述其始事者

誘掖之也王志長曰詭隨之人其初必以小忠小信自結于主迨主心既固而後恣其無良故曰毋棄爾勞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嚴緝

無縱詭隨而必近有德勸之以遠佞而親賢然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德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

音器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

音異去也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衆惡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

讀蒲寐反音備

戎

也雖小子而式弘大

讀特計反音隸。輔氏曰以身言之則為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

弘大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言國無殘

敗之禍

無縱詭隨以謹繆繆

疏繆繆者牢固相著之義

式遏寇虐無俾

正反

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矣

王欲玉女

音汝是用

大諫

顧炎武曰民勞本名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職事故曰王欲玉汝是用大諫猶之

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呼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

序民勞名穆公刺厲王也

名穆公名虎康公之後○疏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

十六世孫按燕世家康公九世至惠侯當厲王共和之時惠侯與穆公不應世數懸絕如此又武王至厲王凡九世而康公至穆公已十六世亦大懸絕恐服注有誤

集傳此同列相戒之詩未必專為王而發嚴緝詩言

以定我王以為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

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又言無良愾恟罔極醜厲繾綣

總之以詭隨詭隨即書所云面從也小人之媚君子



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

民勞五章章十句

上帝

上帝毛鄭皆以稱王者蕩詩同凡詩人呼上帝呼天皆無所歸咎之辭

板板

反

下民

卒瘁

音

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

箋王無聖人之法度

管管

傳管無

所依繫一云管管小見也言無通明之德但自用其私智小見耳

不實于亶

不實之于誠信言其

矯誣詐偽無所不至

猶之不遠

許氏曰為猶又出話之本故此推言之

是用大諫

○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

音

無然泄泄

音

辭之輯

讀祖合反音巾

矣民之洽矣辭之懌

讀弋灼反音藥

矣民之莫矣

朱氏曰輯

者和也。和于天理民所以洽。憚者悅也。悅于人情。民所以定。陳啓源曰：辭輯辭憚，鄭氏以為王者之政教。蓋上文戒羣臣無助王為虐，因言國之安危係于教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之法。又言此戒語時之大臣其意以教令雖出王者而輯之憚之則大臣之職也。嚴緝譏鄭以為上下文皆責僚友此忽言王者出令辭義不倫。不知鄭解正與上下文一意。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驚 箋警警然不肯受 我言維服 說命說乃言惟服服行也宋傳從箋 勿以為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 欵猶

欵小子躑躑。 其略反音臄。說文舉足高也。 匪我言髦。 諱毛博反音莫。 爾用憂

謔。 以憂為謔。 多將熇熇。 許酷反音焙。讀許各反音整。說文火熱也。 不可救藥。○

天之方儕

音儕

無為夸毗

音皮

○傳夸毗體柔人也本爾雅李廵曰屈已卑身求得于人

曰體柔集傳則云大言夸之諛言毗之○陳啓源曰爾雅遯條口柔也威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曲盡小人之

態而皆見于詩合之他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辟即體柔耳論語

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書傳亦云便辟足恭伸達釋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却為恭則足恭也便辟也

夸毗也三名而一實也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尸者祭祀之尸○愚謂惟夸毗用事善人

必至于載尸白居易策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良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

道者為固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以箕子之忠猶不敢對紂之失日况下此者乎

民之方

殿屎

音希

則莫我敢葵

楊旭曰當叶渠之反音祈與揆同義

喪亂蔑資

傳蔑資無資財也按蔑資猶書云殄資澤于下民也集傳解非是○民方殿屎以刑罰之峻言喪亂蔑資以賦

飲之重言會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堦音頃如筮音池如璋如

圭如取如攜疏以上言政惡民因此言可反之于善如

言民必同君心也如取攜疏上有六如獨言之易言民必從君化也攜無曰益攜者以攜處未故

承而音匹牖民孔易去聲讀民之多辟音僻無自立僻釋文

音匹亦反立辟音婢亦反箋云無自謂所建為法左傳注音義同集傳皆作邪僻之僻○嚴緝攜而必從非別

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固有牖民之道甚易爾今民既多邪僻王又自立法以強之則是益之也非天也陳

啓源曰小人逢迎其主往往好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之時紛更舊典必多國語厲始革典此其證也首章靡

聖管管六章無自立辟同一意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惟以先王為非故敢于○**价** 音介 **人** 傳价善也本爾雅集傳則云大德之人 **維藩大師**

大師大衆言**維垣大邦維屏** 丙音 **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 按宗子與大宗須辨箋大宗王之同姓宗子王之適子集傳大宗巨室也宗子同姓也本之王

介甫此說為長史載厲王亂而宣王中興實賴周名共  
和之力周名皆同姓宗子維城其言信矣若適子是五  
者之主不得但以城言之○董氏曰藩在外屏在內垣  
限內外翰資以築王者之固其國如此然必懷之以德  
斯無不安若宗子則**無俾城壞** 讀胡罪胡威二反慧同二首 **無獨斯**  
又為城以禦志者也

**畏** 讀紆會於非二反蔚威二首○按周語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非禍及

宗子乎左傳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甌  
 非獨居而畏乎此章告王以弭亂之道集傳解懷德四  
 句極明○此章六維字雖平然  
 在第四句截懷德以下另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嚴緝戲豫即無逸所謂耽  
 樂馳驅即無逸所謂遊田昊天曰

明音及爾出王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笈昊天在上仰  
 之皆謂之明常

與出入往來游衍相從視汝所行善  
 惡可不慎乎集傳從鄭其義甚精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疏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僭  
 也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

汲郡共縣有凡城蓋世  
 任王朝東都畿內之國

嚴緝此詩切責僚友用事者而義歸于刺王與上篇

同首章責其出話為猶皆反常道故二章因戒以辭

輯而憚則民無不合無不定

華谷以辭為僚友言論今不取

然自用

者終不能舍己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誓誓

四章言匪我言耄爾用憂謔謂告以善言而不見聽

也善言不見聽在朝之人多便辟側媚屈體順從

注依

疏善人見其如此不敢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為夸毗

善人載尸也六章告以導民甚易而無自為非七章

告以立國有輔而德為之本末章則告以天監之甚

嚴責僚友正以誨王也

上篇責詞緩以是用大諫終此篇責詞深以是用大

諫起各一體格

板八章章八句

蘇氏說四章見集傳

詩經通義卷九